

大雅

蕩之什

周頌

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詩

十八之五至十九之二

服部文庫

117

166

26



117
166
26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云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音亦釋。

騷素刀反。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音亦釋。徐音蕭。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註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

毛詩疏

卷第十八

大雅



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成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鄆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戒者至釋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息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祖皇甫為大師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

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

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

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嚇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

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

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

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赫赫至南國掠音亮

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

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祖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祖謂命此皇父為大祖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祖大祖實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大祖之廟始命以為大祖其即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大祖其

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祖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大祖三公之名復言大祖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

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
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
警戒六軍之士眾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
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
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
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
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
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
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
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
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王謂尹
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王謂尹
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徐士

傳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
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

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
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

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警戒

○陳如字徐直觀反
行戶剛反列也浦音

普淮也說文
云水濱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誅其君弔其民

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

淮浦徐士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
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為之于偽反下為
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畱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正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尹氏至浦涯○正義曰以玉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入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淮水邊也說文云浦水

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也○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畱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慰其民故不久畱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

三寺充
卷之五
五
及古蜀

云

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釋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言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
云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

徒尺

懼作動動作驚

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音同也憚後且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震驚**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霆音庭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將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罪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

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其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釋陳騷動皆釋詁文○**傳**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兩
檻

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躬身者莫不憚之于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侯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傳**虎之自怒虓然濱涯仍就虜服也**傳**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闞呼滅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

毛詩疏
卷之七
及古閣

手言疏 卷之五
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中毛
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濱符云反鄭
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傳截
治也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截
反斷端王奮至之所○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
亂反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
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
虎臣之將闕然如琥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濱淮之上就而執其眾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
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旁有罪之國皆
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虎之至虜服○正
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琥虎故知虎之自怒琥然
釋丘云濱大防李巡曰濱謂涯岸狀如墳墓是濱為
涯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
為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

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敦訓為厚於義不
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
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
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
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
如翰苞本也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
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
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
音至閒 音開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傳緜緜靚也
翼翼敬也濯大也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

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

勝也○縣如字韓詩作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

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間

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

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

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

禦也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縣縣然安靜不行暴掠

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

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

往必克敵也○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閒暇

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

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

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

二事也○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

故申述之鳥飛已足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擊如

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

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

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

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縣縣至濯大正義曰縣縣舒緩之意故為靜

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王兵

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

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

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

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

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傳猶謀也

變云猶尚允

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

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徐方既同

在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傳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傳王猶至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

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

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

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

庭便定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

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

既立故述而美之傳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

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

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

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

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傳正義曰言來王庭

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傳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春

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傳及召旻二篇

幽王之變傳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

大雅也傳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傳正義

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

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傳凡伯至來聘傳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

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筮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

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

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

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傳昊天斥王

七詩流

卷之五

及古閣

也填久厲惡也

傳

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

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吳戶老反填音壘下篇同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

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傳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

以為罟瘵愈也

傳

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

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

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

大惡

○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蟀本又作蠹音年屆音界罟音古瘵勑雷反卒尊忽反

疏

病作疾

至夷瘵○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

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

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

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

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

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

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害

無有常又無瘵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

以不安○**傳**昊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

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

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

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

文釋詰云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久○**傳**惠

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詰文也言幽王為政不

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瘵**病至瘵愈○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吾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瘵謂病愈亦止也○**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蝨賊者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蝨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蝨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為俗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為白誤也

服也恐復也

覆○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哲知也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

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人有至傾城**

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城國若

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

哲知○**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

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云懿有所痛智皆將亂邦也**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傳寺近也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

維

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勝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鞫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傳**伎害忒變也**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

人字可疑

未下一有耗字下曰

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
 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信也。○鞠居六反，伎之或反，忒他得反，諧本又作如，
 借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愚他得反，好呼報反。如
 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
 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
 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
 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
 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

而

而

義小人喻於利

○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

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

嗣單音丹爾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禕音輝副首飾禕

是禕衣少詩照反纁素刀反本亦作繆同益蒲鞞

門反維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

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

為入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

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乎反云維

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可痛傷也既

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

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

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紙干預男子之政亦

非宜也○**傳**伎害忒變○正義曰伎者以心伎格前

人為之患害故以伎為害也釋言云夾忒也孫炎曰

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鞫**鞫至不信○

正義曰鞫鞫釋言文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為

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

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刺褒

姦自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

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

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

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

以蠶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

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享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

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

副禕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

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

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

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

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

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

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雖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開之大所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所者朝日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

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雷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

絕

既作則

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
 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
 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
 尊不過亦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
 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繭三盆
 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綈也凡繭每倫大總而手
 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
 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
 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識**知至於利
 ○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
 三是三才之數數之
 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
維予胥忌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云介甲也王**
 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
 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

能

窮一作病

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
 違也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 **不弔不祥**
 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殄盡瘁病也 **云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
 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庭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
 下邦國將盡困窮 **○**弔如字又音 **殄**天何至殄瘁 **○**
 解餘皆同 **○**刺責至忌怨 **○**正義曰刺譏者皆責
 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
 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
 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
 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介甲至
 叛違 **○**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七

及古閣

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逆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類善殄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文○弔至至困窮○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傳優渥也

傳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

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

亡則人心無不憂傳渥於角反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傳幾危也傳云幾近也言災異

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傳離力傳天之至悲矣

傳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

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

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

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

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正義

正出 出一作其

言疏 卷之五 淵古閣

曰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感涕檻泉維其深矣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感涕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感○音必沸音弗感沸泉出貌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九勇反箴之林

者

藐大貌鞏固也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九勇反箴之林

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感涕至爾後○正義曰言感涕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王者至箴之○

寺流 卷之五 十九 及古閣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若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云閔病也。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補脫 召旻上時照反下密中反下同

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云天斥王

也疾猶急也瘖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

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閔垂也。云荒虛也。

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

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時

補脫 瘖都田反沈又音珍又音田

令力呈反本作令故民

謹括按今本有旻音民三字元文所無當刪去 彭按比旻之曰旻誤

補脫 國魚宮反音音增本又作增

詩

卷之五

三十

及古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云閔病也。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補脫 召旻上時照反下密中及下同

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關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云天斥王

也疾猶急也瘖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

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

民盡流移。

音民

我居圉卒荒。

圍垂也。

云荒虛也。

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

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時

補脫 瘖都田反沈又音殄又音田 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故民

補脫 圍魚官反竟音境本又作境

為

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
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
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
暴虐之法厚下表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
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威上天
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咎承以蟲
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
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
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
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
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
罰喪為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
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
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
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
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止謂

入
補脫 紅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關
之爭下同惡鳥路反

補脫 椽丁角反共音恭註皆同潰戶對
反通音華一音述奄如字不又作闕
遠于萬道附近之近邪似嗟反

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圍垂○正
義曰釋詁文○**傳**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
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
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
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訂 訂潰也 **傳** 云訂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

以羅網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靡其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傳** 椽天椽

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傳** 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
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二詩流

卷之三

及古聞

王之國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詔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蠱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椽、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
釋言文○証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証潰之義，以証字從言，故知証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証為潰。証言內則蠱賊為外人，所在為害，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蠱賊內証，是臣之眾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証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
傳椽天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正義曰：釋

又

詰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殄而滅之。○昏椽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椽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闈人注云：闈人司昏椽以啓開者，是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闈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闈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按周禮序官闈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闈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間，明亦奄人也。闈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遊亦如之。注云：圍，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圍，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闈人，是闈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圍，則墨刑皆亦為闈，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闈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

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
 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間則用刑也宮與寺人
 為類主以奄者為各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
 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閹是奄人之官名也
 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閹於善惡以其
 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至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達詞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
 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
 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故謂之謀滅 **皇皇訛訛曾不知其玷** **皇皇頑不知**
 王國也 **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 **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
 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云皇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

也玷丁簞反窳音庾裴駰云病
 也說文云懶也一本又作衆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我位孔貶 **貶隊也**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
 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
 異 **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 **皇皇至孔貶** **正義**
 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曰** **上言小人為謀將**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皇皇然志識頑
 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
 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
 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
 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
 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
 也 **皇皇至共事** **正義曰** **釋訓云皇皇瑁瑁刺**
 素食也舍人曰皇皇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
 三寺虎

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翁翁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厥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竄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旱草不潰茂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

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上如反槁口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口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亮反

潰邑亂曰叛亮反如彼至潰止○毛以為言王之

言以恐以言

七

稿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

起詩人閱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

必將亂也後大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

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潰遂至浮草○正義

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

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

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潰茂至棲

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

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

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

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

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悞故以為如樹

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

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

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春秋至

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

為國亂之意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

兄古本作况

滋

滋

未恐末

毛詩疏

依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

病賢也傳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也○疾音救病也字或作

安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兗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裨替廢况茲也引長也傳云疏麤也謂糲米也

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裨

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裨九鑿八侍御七

○裨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米反沈音類又音厲

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率音類

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疏維昔至斯

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子沃反疏引○毛以

糲之小人恐糲之米誤

斯 滋

三詩疏

卷八之三十五

及古開

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

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

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

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于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

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裨之小人由汝當路

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

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

之○鄭唯彼疏斯裨為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

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裨言其

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况為賜也賜小人

之物使之益多故以况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詁文

○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對裨則麤於裨也

麤於裨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

疏裨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

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

昏祿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

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

元彰按言粟升升為糶
米三升當作一石

益

自

滋

毛言正

卷之三

漢書

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糶十糶九鑿入侍御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糶米三
十糶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
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
糶糶於糶故為疏也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
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
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鄭
作濱音實俱云厓也
案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泉
頻是古濱字者與音餘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水從中以益者也○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傳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至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
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音
災徧音遍下同**傳**池之

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
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
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
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
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
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
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位小人乃復至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頻當
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
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
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此處為書中留出的空白欄位，用於批註或校勘。）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

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

室言之為成功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

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

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

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

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毛詩疏

補脫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頌者誦也也歌誦盛德序太平之形容以此至美告於神明皆成王周公時作也

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從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
 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
 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
 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
 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
 之時仍有其頌也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
 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
 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
 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
 之上問廟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
 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
 不難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蕭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裳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撻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節禱七年鸞鳳見賞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

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玉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

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
 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全美之名因此復
 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
 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
 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
 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
 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同按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
 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日敷時釋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
 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
 按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
 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
 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
 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雷之如鄭此言以
 攝政六年而大服成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

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
 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
 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
 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
 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
 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
 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
 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
 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雖於周
 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
 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
 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事也末則亦五年之
 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
 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

詩言政
卷九之二
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吳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
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
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
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
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
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
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二國亦得云二王之後
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
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
否有馨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
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
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
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
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情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
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
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

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
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
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
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
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
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子同時而閔子三篇與
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
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
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
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
武王之事但敎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
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
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
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
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
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
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
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

三詩疏

卷九之二

五

及古周

祭乃釋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
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
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
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
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
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
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
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
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
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
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
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
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
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
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
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
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祀

謹按雖恐唯誤

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
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
也武王之持疆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
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
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
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
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
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騶也
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
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
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
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
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于幼朝廟謀
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
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

落

三詩充

卷之六

六

及古周

求助故次小忠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
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
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
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
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祭祀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
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
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
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
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
王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闕予之
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未祭
類馮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
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
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
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縶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
聚釋禘為未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猶論難
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
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

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
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
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
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
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
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
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殺命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
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
謂殺地○正義曰鄭云謂殺命由社下者也社者土
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殺命本下於
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殺命由社而云效地者
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
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
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蕪物五曰原隰
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
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彼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命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令教命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命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

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以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償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

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至，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甕，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饋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飾禮法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

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按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日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敘稱

毛詩疏

卷之九

既古閣

時

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愆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愆之等皆不皆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馨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詩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再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

兵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車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

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廟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維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剋火。故改為各。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
 旁佳。朝直。逢反。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
 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
 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
 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
 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絜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
 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
 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
 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武皆
 云：絜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按召誥經序
 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
 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
 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
 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
 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
 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
 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
 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
 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
 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
 皆二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
 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
 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此詩。
 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
 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
 為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
 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
 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按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
 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
 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
 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傳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也。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

音鳥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於穆清廟。○

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毛以為於乎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

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

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

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言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

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

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

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於歎

至和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

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

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為和也釋詁云相

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註皆云顯光也見也於

義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

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

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為祭祀之事而顯相為

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為

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

名恐明誤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註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註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行如馬

在天傳執文德之人也傳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知在生存傳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

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

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傳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

詰云配合會對也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詰文濟濟

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

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

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

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

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

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

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

所當率故不言也言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

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

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傳云駿大也

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天中助

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

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也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傳駿長至於人矣

見厭於艷反下同與音餘下同傳駿長至於人矣

詰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天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

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

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

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不字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

駿大至厥之。正義曰：駿大釋詰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不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註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尙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而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太平皆放

此。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

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

王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

王之意，故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

王之廟，言今已太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

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

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

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

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

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五年之末

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

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

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

詩疏

卷十九之二十五

及古

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 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

不止行而不已 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致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曾孫成丁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意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詩 卷之七 六 及古

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敎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傳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敎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

按爾雅云步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曾孫篤之

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成王能厚行之也

傳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傳純大至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

○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具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以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

自觀經為說，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曾孫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孫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刺七亦反

疏

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

毛詩疏

卷之九

及古

由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秦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殷
 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
 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
 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
 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
 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
 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
 是制象舞之意○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
 為名故解其各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
 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
 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
 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
 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于者貴其成

象

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
 王尚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
 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
 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
 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
 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
 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
 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
 禮無之成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
 矣按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
 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
 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
 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籥與南籥必是此
 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
 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
 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

吹

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太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于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道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傳典法也

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緝十入反

維清緝熙○正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秦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

為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肇禮也肇始禮祀也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肇音召禮音

始禮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禮祀祭也是禮祭為祀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禮者祭天之名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禘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我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禮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禮祀之成文彼迨用有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禮也

成維周之禎迨至禎祥也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注禎字作禎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

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禎者是徵兆之法為伐紂徵兆故為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一章五句

其

禎禎

無云字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朝直 遙反 烈文十三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總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按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

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偏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畢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偏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也文

王錫之
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

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

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

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

三言疏

卷十九

禮記

疆

不言正 卷九 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
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
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
矣於乎我之能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
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
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
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
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
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
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
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
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
居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
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
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
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
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專之美者於乎我之

一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
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烈光至錫之○正義
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
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
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
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
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
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惠愛至天
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
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
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
侯也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
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
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
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
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
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紳德受

毛詩疏

卷九

二十四

及古

三言

卷九

無封靡

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無封靡

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云崇厚也皇君也

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

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

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

封之○累劣偽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

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

足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

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

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

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

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

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

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胤

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

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

為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

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

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

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

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

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

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

毛詩疏

卷九之二十五

及古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競疆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云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

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

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

頌之不忘

音導競疆至武王正義曰競疆釋

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

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

之也無張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疆則四鄰

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

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

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

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

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

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

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

武王俗本唯

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暨至不窋

大音泰大王太祖皆同暨

直雷反又音俯窋勝律反

天作七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

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

時之祭祠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

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

謂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太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蓋至不窋於時並為毀廟唯禘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禘祭按玄鳥箋云祀當為禘若鄭以為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禘祭作序者言禘於太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傳云高山謂岐山也書

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

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傳岐其宜反道音

見反商傳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彼貧反傳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

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

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合于孫得保天

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

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

二句別具在箋餘同。○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
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
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
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
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禹貢
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
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
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
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
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
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
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
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
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
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定

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
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
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
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
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
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
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
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彼作矣。文王康
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

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
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俊易
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除

〰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〇行如字，王徐並反。下孟反。夷易羊豉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詰云：訂平比也。

子孫保之。

〇夷易〇正義曰：至其德〇正義曰：彼徂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徂為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矣。卽縣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從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使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從易，故為知坤以疑簡。

人能使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為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為之，無往不宥，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止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王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為名，竊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此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

三詩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則

為其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作', '一章', '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

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

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天神皆降夏日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恆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

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

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

于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

同已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

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

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

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恩故因其祭而歌之○禮記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君文武王也以下傳皆周語文其成則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

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禮記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

能

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云廣當為光因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

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

○單都但反注同
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
庶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本文於緝熙一本為句一章七句恐是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謂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河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

為

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總設一祭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禘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至說文王故序述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則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大享獻也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腩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

養

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脂徒○我將我享○毛以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臄○為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欲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道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欲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克盛肥臄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臄謂其

謂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脂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其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為燂燎祀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

云

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
○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反毛大也
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欲饗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至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
我其風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故降與之福也
 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考文云古本無遠行二字

反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巡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柴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及徧音遍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望吳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戰于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

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
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白頌其身故
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
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
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而神以天
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巡守至羣神○正義
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
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
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
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
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
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
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
從合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
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
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
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

禪

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帥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
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
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
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
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
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
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
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至以尊卑次秩祭
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
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
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壇變壇言禪神
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
太平王者觀民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

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
 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而已此其所以
 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
 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干
 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
 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
 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
 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
 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
 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
 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
 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
 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
 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
 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
 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
 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

神 柴
 柴

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
 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
 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按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
 而望祀不言徧羣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墜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按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禮
 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

右作左 注助右同

秩 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耳之
 學。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傳邁行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
傳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
 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
 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

嶽 嶽

之也。
○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智。武王之事實。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于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

三十一

也。○**邁**，通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懼，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薄**，猶至美之。○正義曰：采芻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吳天之下，故知亦是吳天助之次序其事。下去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

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蒞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玉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竟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蓋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

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也。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

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

之效也。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

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

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

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中使易曉。故云王巡

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

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之。序。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也。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

震疊之效也。戰側立反。櫜音羔。戰聚櫜也。

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引。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

也。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

雅反。下。允王保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

注同。保此時夏之美。夏大。正義曰。釋詁文。懿

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

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

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

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禮有九夏。知此夏為樂

歌也。春官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肆夏昭

夏。肆夏昭

夏。肆夏昭

夏。肆夏昭

整作整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咳夏鶯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

服也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競強也
箋云以下釋文混入于注當細書

唯

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或作天功執競

○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詩

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競彊至福祿**。正義曰競彊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絕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云四方謂天**

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絕**。自彼至明察。○**覲反**。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音皇**。又音宏。注

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筦
 行貌穰如羊反一又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
 反重也又音傳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
 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噲噲樂也穰穰福也舍人
 曰噲噲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
 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
 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
 定本作覆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
 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假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天子假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假辭也
 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
 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
 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

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
 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
 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
 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
 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
 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
 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
 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
 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
 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
 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王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
 此篇王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傳

極中也

圖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

其中者言反其性也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

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艾音同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

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

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

功矣田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

由

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

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

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

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

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

以配天其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為循其文義大

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

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敘事義

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

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

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阻

也蓋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業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蠶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

音夷字又作訃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彌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云麩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季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
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鷓其色赤其聲鬼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

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侯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曰：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溪，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

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鐘師九夏是也。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

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也。工，官也。公，君也。云臣謂諸侯也。釐，理也。咨，謀也。茹，度也。

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釐，力之反，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後重，重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臣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當平理汝之成功，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後重，重以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

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鳥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鏹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銓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勸而嗟歎故云嗟歎勸之非訓為勸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歌勸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

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勸其下諸官而警戒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翼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

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爲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

毛詩

卷之三

詩

汝

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小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廟於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音餘未力對
 反。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保介**
 ○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
 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
 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
 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
 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
 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器於其間。
 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徧勅車右者。以
 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衛君
 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若左載御在中央。明其
 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
 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
 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暉中為莫。
 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
 農。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
 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
 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
 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
 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雜記
 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祭
 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
 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
 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
 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
 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
 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勅其
 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
 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
 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
 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
 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傳康樂也

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周

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

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鳥注同

洛下同見**傳**康樂正義曰釋詁文**釋**將大至

賢遍反**傳**豐熟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

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

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是其為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

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

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

因以為人見大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

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

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

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

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

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

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

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

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

注云黍稷稻菽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

與連接者**命我眾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庠具錢

言之也**銍鎛銍銍獲也****傳**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音博奄鄭音淹王徐並如

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栗反艾音刈銍七遙

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銍鎛乃豆反或作

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

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

三詩

卷九十三

及古

故

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鑄古字也。今作耨同。獲戶郭反。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銓獲鐵也。說文云：銓獲禾短鎌也。此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獲也。
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銓。截穎即獲也。
義曰：耨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銓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銓。宋仲子注云：銓刈也。然則銓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斫斲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銓獲禾鐵也。說文曰：銓獲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鈔。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耨久觀多。○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為淹。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銓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云：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嘻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噫嘻噫於其反。噫音禧。禧丁老反。又丁。噫嘻八句。○正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

毛詩卷之二十四 臣工 二十四

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
 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
 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
 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
 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
 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川
 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
 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
 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
 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
 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
 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穀
 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儀膏肓云

孝經至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
 禮出是以前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
 與祈穀為一祭也按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
 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
 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
 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
 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
 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
 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
 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
 相對之例序者
 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

也成王成是王事也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

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王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況反

云毛如字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

被皮寄反噫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

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

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與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

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

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

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

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

為之祈神殷勤戒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

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

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

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

非訓噫嘻為歎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

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係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

救之噫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

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

是救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

大而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

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

文也註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

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置

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

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工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峻即爾風小雅及春宮籥師所云田峻者也田峻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駿發爾私終三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一作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疏亦云牛作三寸多

方二當作方三
疏亦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駿亦作發本無發字皆救民之言故解其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王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去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

三詩疏

卷之三

及五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
 之是為極望也。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
 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
 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耕擊伐此
 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
 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
 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
 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教終已境界故指言
 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十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
 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
 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
 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
 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
 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
 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峻田大夫峻即此農夫也

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
 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
 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
 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
 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
 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
 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
 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
 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
 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
 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
 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
 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
 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
 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三里者舉其成數也
 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

毛詩疏
 卷之九
 五

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沍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沍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沍縱沍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鄩鄩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鄩鄩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鄩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鄩師每鄩上士一人鄩長每鄩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鄩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鄩百鄩四百里二千鄰則鄩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沍沍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

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遂言以南晦圖之遂縱溝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沍也從沍必注於橫沍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沍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逆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